

# 灵动的城

□胡琼

惠州惠城区桥东街道三面环水，北面东江，南面西枝江，西面是东江与西枝江的交汇口，这块土地像陆地调皮地探出江河的触角。我常沿着东江边漫步，从水东街走到东江沙公园。一路都能听到江水拍击江岸的声音，一波接一波江水带着活力和激情汹涌过来，拍打岸边后又折回江中，激起的浪花在岸边飞跃，激荡的声音蕴藏着力量。

西枝江边就安静多了。走在西枝江畔，江水缓缓流动，沉寂无声，我的脚步会不由自主地放慢，有时若不是特意去看那一江碧水，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在江边。街道也如西枝江水般安静，车流量小，常常有人骑着自行车静静路过。连店家都不是喧闹的，老客家菜馆里吃饭的人不多，进去的客人大都是点上几个招牌客家菜，简单安静地品着，便利店的店主也是默默无声的。晚上，河边灯光昏暗，在树影的烘托下更是幽静，倒是有些情人相偎漫步轻轻耳语的好地方。

到了新桥，两江汇合了。在这桥底下，蓬勃而来的东江水与温柔流淌的西枝江水会师。东江水恰如精力充沛情感外露的母亲，接纳温柔娴静的女儿，两江相会后，又一往直前讴歌而去。

在东新桥上看水，别有一番风味。面朝西枝江，西枝江水温恬静，缓缓而来，江边的绿树整整齐齐排着队，车道幽静中透着古韵，水东街灰砖白墙，古朴中透着历史感。面朝东江，两江水汇合后，向西南奔涌而去。合江楼伫立于东江边，几千年来守望着这座城。千年前，一代文豪苏东坡曾寓居于此，并写下《寓居惠州所作》：“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东坡站在这合江楼，思绪飞到了蓬莱方丈。东坡早已不在，水奔流了千年，楼屹立了千年。我不觉想起孔子“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的叹息。沿江向远处眺望，江面开阔，两旁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欣欣向荣。我不得不感叹城市的灵动就在水上。

江边低矮的旧民房，光滑透亮的老街巷，最有人间烟火味。巷子里卖杂货的小店依旧保有从前的样子，与充满现代气息的便利店不同，它显得随意。收银台是一张旧式的长木桌，置物架也是木的，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瓶罐里装有白糖、瓜子、花生等干货，还有家用的油盐酱醋，旁边还会有几个大纸箱，里面放的多是小孩子喜欢的小玩

意。店里灯光略显昏暗，即便是白天，也因房子间隔距离不宽，巷子深长、房子年代比较久而略显暗淡。店的入口处常放一张方桌，一到饭点，一家人便聚到门口吃饭，生活气息很是浓烈。

正对桥东市场路口的江边，如今还有渔船停靠。船舱被裹得很严实，只留下一个小出口，遮盖在船舱上的各色雨布，远看像衣服上的块块补丁，这船就是渔民的家。清晨，江上的白雾还未散尽，渔民们便驶着船出发了。傍晚时分，渔民们带着他们一天的收获回来了。他们脸上挂着笑，手脚麻利地拴好船，便开始把打到的鱼虾搬到岸上来卖，渔船上的狗跟在主人身后走来走去，忙碌而兴奋。这个时候，居住在沿江的人们蹬着拖鞋，慢慢悠悠晃荡到江边来买河鲜了。活蹦乱跳的鱼虾跟东江的滚滚波涛一样充满力量。他们在江水里遨游自在惯了，突然在这小小竹筐里挤成一团，当然是有些躁动，带点脾气的。这些来自江里的小生物，不用多久就会被买主带走，变成餐桌上的美味。江边人家就是被东江这个大粮仓养育，无论什么年景都饿不着。他们过得悠闲惬意，一年一年被江风吹白了头发，吹

得皱了脸。

如果说江水是自由而洒脱，终将奔腾而去，那么湖水则是安静淡定，清澈平淡静静流淌，微风经过才起丝丝涟漪。惠州的西湖最是迷人。湖边的柳树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湖水如羞涩的少女，你多看她一眼，她都会不好意思地微闭双眼，在树影的衬托下清纯中透着娇羞。九曲桥连接孤山和点翠洲，桥有九个呈直角的弯道，曲折迂回。最妙的是黄昏漫步九曲桥，湖水在脚边轻拍桥廊发出微响，声音里透着湖水的欢乐。我的心也雀跃起来。放眼望去，湖水在青翠的树木的环绕下，底色是清绿的，而此时湖水，又笼罩在温柔的淡桔色的霞光中，水天相融，宁静温柔，心也跟着变得温柔。微风轻轻吹起，湖面细细的涟漪从远处缓缓过来。孤山上的泗州塔，屹立在苍翠中，这座明朝时重修的塔，与湖水相伴了600多年，依然挺拔高耸，庄严肃穆。傍晚时分，塔影入湖，湖光袅袅，塔影与湖水轻轻碰撞，悄悄耳语。湖中零散地漂着游船，在湖水中轻轻晃荡，像微醺的路人。

鳄湖中有个岛是白鹭的天堂。从湖边远远望去，岛上的树木像披了一层白纱。而时不时有白鹭朝天空飞去，湖便变得生动。白鹭是美的，雪白的羽毛，细细粉嫩的腿，曲线优美的颈，长长的米黄的喙。它们常常在湖边欣赏自己水中的倒影。白鹭不怕人，它们常常单脚站立湖边，神情淡然，像是享受平静的时光，根本不在意旁边的你。湖中有一池莲花，每年夏天，荷花探出水面，在绿意盎然的荷叶的映衬下，像粉色少女，微风轻轻吹过，在湖面翩翩起舞。当莲蓬应时而出，那丰满的莲子撑满了莲蓬，丰收的喜悦笼罩湖面。若是雨过天晴，荷叶上闪烁着水珠，晶莹剔透，此时，一只白鹭飞来，轻轻划过湖面，湖水漾起波澜，这像画一样的景致，如何不让人心动。惠州人爱依西湖而居，或许是湖水恬淡平静，能给予我们含蓄超然又充满诗意的生活吧。

水，从来都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发展最初，常是依水而生。水润万物，更是养育了繁荣灿烂的城市文化。惠州，最初就是依江湖而建。依水而建的城，依水而居的人，这城，这人，这生活，既有婉约宋词的浅斟低唱，灵动婉转，又有写实元曲中的人间烟火味。漫步城中，在古老与现代和城市与人文中穿梭，百转千回，我们终会发现藏在这座城市街头巷里的脉脉温情。

## 南方的木瓜

□邓三君

木瓜树是南方特有的一种植物。它与棕榈树、荔枝树、龙眼树等成为岭南风景的一个地标性植物。

初认木瓜是在酒店的餐桌上。来南方不久，时有受邀到宾馆用餐。餐前喝汤，讲究的饭局就是每人一盅，其中就有木瓜炖雪蛤。木瓜竖着一剖两瓣，像一艘小小的船，中间盛满了晶莹剔透的雪蛤，瓜红蛤白，赏心悦目。用一个小勺，缓送入口，雪蛤细绵滋润，汤汁津津清甜。蛤汤啖尽，再食木瓜。这物细腻无渣，清新爽甜，入口即化。如此尤物想必是生津润肺的天然佳品。据说女性吃了甚好，具有养颜润肤之功效，还是瘦身的天然食物。

在南方的村郊野外，街头巷尾，时常可见木瓜树。一株或几株，立在院落、巷里或路边，上面缀满了大大小小的木瓜，从下往上，渐次微小，再上，就是花。花，大多是白色的，有的泛着鹅黄，在枝丫间孕育着更小的生命。它们的存在，呈现了南方特有的气候现象和物种特征。

大约2017年的一天，我们专家组到龙门县进行考评。在一幼幼儿园的门前有几株木瓜树，上面缀满了硕大的木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木瓜。我为这木瓜的品质大加赞赏与感叹。没想到第二年春天，那家幼儿园的园长从龙门给我送来了几株百香果秧苗和一小包木瓜籽。后来我在打理菜地时，发现田边长出了许多不知名的秧苗，我就当杂草把它们拔掉了。可是没过多久，又长出一些。我就想，这地里的土，已经翻种了三四年，怎会还有野生植物再生呢。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定是木瓜苗了。在园长送来木瓜籽后的一个周末，我将木瓜籽撒在前院地块的一角，后来竟然忘记了。我开始注意观察地角长出的那些苗来，十来天后，那些苗果然长成了能识别的样子。我将强壮的木瓜苗移栽了几株在院子

木瓜还可以生食。熟透的木瓜，去皮除籽，切成均匀的小块，置于盘中，橘红润滑，用钢叉食用，听曲音乐，读段美文，尽享精神的丰富与物质的甘饴，那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也可腌制“木瓜爽”。将青木瓜去皮，切成薄片，用精盐抓捏，待疲软后用清水清洗，再放生抽、陈醋、麻油、芝麻、花生碎等，如果喜辣，还可加点尖椒粒，拌匀即成。此菜酸甜脆爽，可作餐前小食，还可以做成木瓜饮品。将熟透的木瓜与蜂蜜、牛奶或椰子汁一同放入榨汁机，瞬间即成上好饮品。闲暇的时候，围上围裙，乐滋滋地干一些家常小事，心里便会滋生出劳动的喜悦与甜蜜。

干涉母亲。

我喜欢写作，闲暇时，总爱坐在电脑前写文章。一开始，母亲劝我：“别写了，写东西太费脑细胞了，有时何必休息一下。”我说：“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构思文章时，脑子飞速转，思绪像野马自由驰骋，感觉特别美妙，写完一篇文章，就像你做完一桌子菜，也是满满的成就感。”后来，母亲一直极力支持我写作的乐趣。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认为，尽情享受口腹之欲是一桩美事。有人觉得，控制饮食、坚持运动才会快乐。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每个人的乐趣也不一样，不要用自己的心去揣度他人的感受。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飞鸟无法体会游鱼在水中畅游的快乐，游鱼也无法感知飞鸟在蓝天翱翔的自在。白天不懂黑夜的静谧，黑夜也不懂白天的美丽。

年少时，也有一些看不惯的人或事，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观点和做法才是正确的。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反而理解了很多的人或事，别人的快乐，你不一定懂，很多人以为痛苦不堪的事情，可能却是别人甘之若饴的。你以为人家悲凉如苦行僧，殊不知人家快乐似神仙。过日子并非做数学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母亲喜欢做菜，每天烹煮煎炸，换着花样做各种美食。她还喜欢研究新菜品，经常观看做菜视频，学会后做出来给家人品尝。一日三餐，她都要做好几道菜，有肉有菜有汤，色香味俱全。我对她说：“家里人不多，做这么多菜吃不完，少做点，你不用这么辛苦。”

世界是多元化的，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活法。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坚定地做自己，也要以宽容和平的心态看待他人，接受他人按其生活方式生活。



远方

□李海波 摄

## 水墨蟹味浓

□宫凤华

“水风轻，苹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在这成熟和萧瑟交织的季节里，总有一股螃蟹的清香，炊烟一样弥漫在故园上空。

晋人毕卓所言：“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农历九月，雌蟹饱满，及至十月，雄蟹有膏，是食蟹最好的季节。螃蟹肉质肥嫩，味道鲜美，食之大快朵颐。

壳凸黄脂、青脐爪肥的螃蟹，深得古今墨客的青睐，蟹诗蟹画在册页画轴间散发诱人清芬。或图解言志、或讽时喻世、或墨色淋漓、或浓淡相宜，情趣盎然，诗意横生，为人们品蟹之余添几分韵味。

花鸟画家王雪涛所画的《菊花黄时蟹正肥》，菊花隐逸有君子风范，花下横陈着几只绛红的螃蟹，以及剥肉的蟹壳，生活情趣跃然纸上。

徐渭画蟹，笔意豁达，奔放精炼，其《黄甲图》中，淋漓的墨色绘出阔大凋零的荷叶，一只螃蟹缓缓爬行，构图简洁，意境悠远。画面题诗一首：“兀然有物气豪粗，莫问年华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另一幅《蟹鱼图》中，芦枝为引，旁绘一只遒劲驱行的螃蟹，以迅捷笔墨绘蟹钳，浓墨染蟹壳，显出速度与力量感。

沈周的《郭索图》中，淡墨画蟹壳、蟹脚，焦墨画爪尖和蟹壳凹凸，浓墨渲染双蟹，清水润蟹横行于水草之间，螃蟹狰狞而可爱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别有一番意境。

任伯年一幅《菠萝菊蟹页》中，淡蓝菊花、碧绿果叶、金黄菠萝，再配以盘中红艳

熟蟹，正如清代扬州画派华岩所言，“无钱买紫蟹，画出亦垂涎”。其《蟹肥酒菊花香》，笔下螃蟹，有着惬意美好的感觉。

傅山擅画山水墨竹，画蟹也自有标格。《芦荡秋蟹图》中的一对螃蟹嬉戏于芦苇荡中，芦花沾水，几茎水草，两只仇敌之余又气定神凝的墨蟹讨人喜欢。

清书画家郎葆辰，以“水墨画蟹”著称于世，人称“郎螃蟹”。他喜欢在蟹画上题诗，诗画交融，更添蟹画之意趣。其《蟹菊图》中，蟹三四只，菊一两株，秋意萧瑟。题诗道：“东篱霜冷菊黄初，斗酒双蟹小醉时。若使季鹰知此味，秋风应不忆鲈鱼。”令人顿起莼鲈之思。

齐白石擅长画活蟹，独出机杼，三笔便能画出一个凹凸有致的蟹壳，再用侧锋画蟹腿，宣纸润湿后，蟹腿绒毛毕现。更喜画熟蟹，蘸朱膘、赭石画之，呈赭红色，骄横无存，只留鲜腴之味。“有蟹盈盘，有酒满壶，君若不饮何其愚。”其《蟹酒图》中，一盘一壶一红烛，把秋日的畅达胸怀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幅《群蟹图》中，一群螃蟹从竹笼中纷然爬出，颠倒纵横，热闹非凡。

丰子恺喜爱画蟹和吃蟹。自家院里养蟹，中秋之日捞出作宴。桌宴的头盘、主菜、配菜，全是螃蟹。其《秋饮黄花酒》，构图简洁，色调淡雅，弥漫着采菊东篱、南山在望、一钩残月的雅致情怀。

“满腹红膏肥似蟹，贮盘青壳大于杯”“孰知腹内空无物，蘸取姜醋伴酒吟。”秋意悠然，秋光浩荡。尝蟹，品蟹，诗酒相伴，青蟹的清隽和芬芳，诱惑着味蕾，牵动着乡愁，带来丰盈的喜悦和清欢。

## 子非鱼

□胡玲

某当红女演员年过五十，依然身姿轻盈，貌美如花。无论有多忙，她每天都会抽时间运动健身，戒掉了一切零食和饮料，也从不吃油炸、腌制等不健康的食物。她的生活方式引起了一些网友的不解，很多人评论，这样生活有什么乐趣？挣那么多钱，却不能尽情享受美食，起什么作用？她回复大家，对于我而言，拥有好的状态和健康的身体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认为，尽情享受口腹之欲是一桩美事。有人觉得，控制饮食、坚持运动才会快乐。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每个人的乐趣也不一样，不要用自己的心去揣度他人的感受。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飞鸟无法体会游鱼在水中畅游的快乐，游鱼也无法感知飞鸟在蓝天翱翔的自在。白天不懂黑夜的静谧，黑夜也不懂白天的美丽。

年少时，也有一些看不惯的人或事，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观点和做法才是正确的。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反而理解了很多的人或事，别人的快乐，你不一定懂，很多人以为痛苦不堪的事情，可能却是别人甘之若饴的。你以为人家悲凉如苦行僧，殊不知人家快乐似神仙。过日子并非做数学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母亲喜欢做菜，每天烹煮煎炸，换着花样做各种美食。她还喜欢研究新菜品，经常观看做菜视频，学会后做出来给家人品尝。一日三餐，她都要做好几道菜，有肉有菜有汤，色香味俱全。我对她说：“家里人不多，做这么多菜吃不完，少做点，你不用这么辛苦。”

世界是多元化的，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活法。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坚定地做自己，也要以宽容和平的心态看待他人，接受他人按其生活方式生活。

惠州惠城区桥东街道三面环水，北面东江，南面西枝江，西面是东江与西枝江的交汇口，这块土地像陆地调皮地探出江河的触角。我常沿着东江边漫步，从水东街走到东江沙公园。一路都能听到江水拍击江岸的声音，一波接一波江水带着活力和激情汹涌过来，拍打岸边后又折回江中，激起的浪花在岸边飞跃，激荡的声音蕴藏着力量。

西枝江边就安静多了。走在西枝江畔，江水缓缓流动，沉寂无声，我的脚步会不由自主地放慢，有时若不是特意去看那一江碧水，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在江边。街道也如西枝江水般安静，车流量小，常常有人骑着自行车静静路过。连店家都不是喧闹的，老客家菜馆里吃饭的人不多，进去的客人大都是点上几个招牌客家菜，简单安静地品着，便利店的店主也是默默无声的。晚上，河边灯光昏暗，在树影的烘托下更是幽静，倒是有些情人相偎漫步轻轻耳语的好地方。

到了新桥，两江汇合了。在这桥底下，蓬勃而来的东江水与温柔流淌的西枝江水会师。东江水恰如精力充沛情感外露的母亲，接纳温柔娴静的女儿，两江相会后，又一往直前讴歌而去。

在东新桥上看水，别有一番风味。面朝西枝江，西枝江水温恬静，缓缓而来，江边的绿树整整齐齐排着队，车道幽静中透着古韵，水东街灰砖白墙，古朴中透着历史感。面朝东江，两江水汇合后，向西南奔涌而去。合江楼伫立于东江边，几千年来守望着这座城。千年前，一代文豪苏东坡曾寓居于此，并写下《寓居惠州所作》：“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东坡站在这合江楼，思绪飞到了蓬莱方丈。东坡早已不在，水奔流了千年，楼屹立了千年。我不觉想起孔子“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的叹息。沿江向远处眺望，江面开阔，两旁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欣欣向荣。我不得不感叹城市的灵动就在水上。

江边低矮的旧民房，光滑透亮的老街巷，最有人间烟火味。巷子里卖杂货的小店依旧保有从前的样子，与充满现代气息的便利店不同，它显得随意。收银台是一张旧式的长木桌，置物架也是木的，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瓶罐里装有白糖、瓜子、花生等干货，还有家用的油盐酱醋，旁边还会有几个大纸箱，里面放的多是小孩子喜欢的小玩

意。店里灯光略显昏暗，即使白天，也因房子间隔距离不宽，巷子深长、房子年代比较久而略显暗淡。店的入口处常放一张方桌，一到饭点，一家人便聚到门口吃饭，生活气息很是浓烈。

正对桥东市场路口的江边，如今还有渔船停靠。船舱被裹得很严实，只留下一个小出口，遮盖在船舱上的各色雨布，远看像衣服上的块块补丁，这船就是渔民的家。清晨，江上的白雾还未散尽，渔民们便驶着船出发了。傍晚时分，渔民们带着他们一天的收获回来了。他们脸上挂着笑，手脚麻利地拴好船，便开始把打到的鱼虾搬到岸上来卖，渔船上的狗跟在主人身后走来走去，忙碌而兴奋。这个时候，居住在沿江的人们蹬着拖鞋，慢慢悠悠晃荡到江边来买河鲜了。活蹦乱跳的鱼虾跟东江的滚滚波涛一样充满力量。他们在江水里遨游自在惯了，突然在这小小竹筐里挤成一团，当然是有些躁动，带点脾气的。这些来自江里的小生物，不用多久就会被买主带走，变成餐桌上的美味。江边人家就是被东江这个大粮仓养育，无论什么年景都饿不着。他们过得悠闲惬意，一年一年被江风吹白了头发，吹

得皱了脸。

如果说江水是自由而洒脱，终将奔腾而去，那么湖水则是安静淡定，清澈平淡静静流淌，微风经过才起丝丝涟漪。惠州的西湖最是迷人。湖边的柳树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湖水如羞涩的少女，你多看她一眼，她都会不好意思地微闭双眼，在树影的衬托下清纯中透着娇羞。九曲桥连接孤山和点翠洲，桥有九个呈直角的弯道，曲折迂回。最妙的是黄昏漫步九曲桥，湖水在脚边轻拍桥廊发出微响，声音里透着湖水的欢乐。我的心也雀跃起来。放眼望去，湖水在青翠的树木的环绕下，底色是清绿的，而此时湖水，又笼罩在温柔的淡桔色的霞光中，水天相融，宁静温柔，心也跟着变得温柔。微风轻轻吹起，湖面细细的涟漪从远处缓缓过来。孤山上的泗州塔，屹立在苍翠中，这座明朝时重修的塔，与湖水相伴了600多年，依然挺拔高耸，庄严肃穆。傍晚时分，塔影入湖